

文/赵立波

独坐幽篁里



我寓居古称会稽郡山村的南边，有一片连绵竹海，不知何时起便悄然生在此处，每次路过都要小坐一会。

竹海便如一道无尽头的绿色屏障，将尘世喧嚣全然隔开。远望时，竹梢浮摇于半空，绿意层层叠叠，随山

势起伏，仿佛这天地间被染透了青翠颜色，山风轻掠，竹影婆娑，竹叶簌簌，那一刻我懂了王维的“独坐幽篁里”，只不过我没有他的古琴。

竹海深处，幽篁密布，枝叶繁茂，浓荫蔽日。这样的我便择一个寻常石墩坐下，看日光自竹叶缝隙中漏下来，光影斑驳陆离，在地上缓缓游移，宛如无数细碎金属在跳跃闪动。张宗子曾言：“林下漏月光，疏疏如残雪”，这日光竟也如月光般清冷疏朗，碎金点点，寂然无声，却分明在光斑流转之间，悄然显出了时光的痕迹。

竹林中，偶有鸟儿鸣叫，清脆婉转，声音在空谷中久久回旋，愈显林间之寂静。鸟儿啼鸣，恍若自语，又似与竹叶的沙声相和，唱出一曲不为人知的清歌。

林间小径上，偶有山民缓缓走过，多是老者。他们肩上荷锄，腰挎竹篓，步履沉稳，不疾不徐，身影在竹影中时隐时现。他们见了我，有时点头致意，有时驻足闲谈几句。所谈无非是笋的长势、新茶的采摘，或是近时天气阴晴冷暖之类，言语朴实无华，却别有一种踏实自在的意味。乡人话语，如林中泉流，清浅自然，无甚波澜，却自有其脉脉流动的节奏。

一日，一位老者歇息于我旁边石上，放下锄头，取出竹筒喝了几口水，便与我闲话。他指着几株新竹道：“这竹笋冒出，夜里竟似能听见它拔节的声音，只‘簌簌’几下，便又高了一截了。”他说得平淡，仿佛在讲述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听罢，我竟恍惚也真听见了那细微的生长之声，从幽暗的泥土深处执拗地向上穿行——这声音，竟比市井喧嚣更清晰地叩响在耳边。

老者又言及竹之用途，声音里带着一种笃定：“竹啊，生来便是有用的。幼时为笋，可食；长为竹，可做器具；老了呢，也能当柴烧，断没有白活一世的道理。”他絮絮说着，我默然听着，咀嚼着“有用”二字，心中却另有一番滋味涌动。草木荣枯，莫非真只为“有用”而存？人生在世，又是否真需以“有用”度量？念头如竹影摇曳，在心头浮浮沉沉。

竹林中偶见几株老竹，竹节粗大，颜色也显深沉，更带些墨绿光泽。它们静立着，枝叶不如新竹那般繁茂，却别有一番沉稳气度。竹节历历分明，如刻满了风霜雨雪的年轮。抚摩竹节，硬朗而温润，仿佛能触摸到岁月在竹身上留下的印记。李笠翁在《闲情偶寄》中曾记竹窗之妙：“幽斋陈设，妙在日新月异……窗棂以明瓦为之，窗中另有一枝碧竹，映于窗纸之上。”此处虽无窗棂碧竹相映之雅，但老竹深沉之态，亦足以引人凝视，默对良久。

春雨初歇时，竹林最为清润可人。细雨过后，竹叶上挂着晶莹水珠，微风过处，水珠滚落，滴答有声。地面湿漉漉的，蒸腾起泥土与腐叶混合的潮润气息，深深吸一口，仿佛能涤净肺腑。此时林间新笋纷纷破土而出，褐色笋衣包裹着鲜嫩躯体，带着初生者所特有的锐气与生机，昂然指向天空。竹林深处，幽暗之处，间或有野蕈悄然冒出，伞盖微张，姿态各异，平添几分山野之趣。沈三白《浮生六记》曾记与芸娘避暑于沧浪亭畔，“过石桥，进门折东，曲径而入，叠石成山，林木葱翠，亭在土山之巅……”此处虽无亭台之雅，但雨后竹林那份鲜洁、那份勃然生意，亦足以令人心骨俱清。

竹林中亦多虫豸。竹枝上常可见尺蠖，其色青绿，几与竹叶浑然一体。尺蠖弓身而行，一屈一伸，缓缓爬动，姿态奇异而从容。它并不急于到达何处，只是缓缓地，一节一节地挪动，仿佛竹海中的光阴，被它拉得悠长而绵软。蚂蚁也常在竹下忙碌，循着各自的路径匆匆奔走，衔着细小的食物或同伴的尸骸，在落叶与泥土间穿行不息。它们微小，却执着，自成宇宙，忙碌奔波于各自不容置疑的使命之下。虫豸生涯，虽微渺如尘，却各自营营，自成世界，亦如人世。

独坐竹中，时光流转不觉。日光西斜，竹影被拉得越来越长，林中光线也渐渐黯淡下来，由青翠转为墨绿，继而沉入一种朦胧的幽蓝。暮色四合，竹影如墨，悄然浸染了整片林子。此时归鸟投林，振翅之声掠过头顶，留下几声短促啼鸣，随即没入愈发浓重的林霭深处。四周更静了，仿佛能听见夜气悄然沉降的声音，丝丝缕缕，沁入竹的肌理，也沁入人的衣衫。

夜幕完全笼罩下来，天空呈现深邃的蓝黑色，星子疏疏朗朗地缀于

其间。月光虽未满盈，却也清辉淡淡，穿过竹梢枝叶，筛下细碎如银的光点，洒在覆满落叶的地上。此刻的竹林，比白日更显幽邃，仿佛一个巨大而沉默的谜。竹影幢幢，随微风轻轻摇曳，恍若有形，又恍若无形，在月色下显出几分迷离。王阳明先生曾有“山近月远觉月小，便道此山大于月”之句，此刻独对幽篁，看山月竹影，更觉此身渺小，如芥子之于须弥，而心中那点思绪，亦随之消融于这片无边无际的寂寥与澄明之中。

夜愈深，露气愈重。竹叶上渐渐凝起露珠，在微弱的月光下闪烁着极细微的冷光。寒意悄然从四周升起，透过衣衫，沁入肌肤。竹海在夜色中沉默着，唯有风过处，枝叶依旧发出那永不止息的、低沉的沙声，如同大地平缓悠长的呼吸。这声音亘古如斯，衬得人间的营营扰扰，愈发显得短暂而微末。人坐于其中，宛如沉入时间的深潭，一时竟不知今夕何夕，此身何属。这无边的簌簌声，是竹的言语，还是天地自身永恒的脉动？

露水渐浓，衣衫尽湿，寒气侵入骨髓，终于不能再坐。我起身，拂去衣上落叶与微尘，沿着来路缓缓行去。回头再望，月光下，那片幽篁只剩下一片朦胧而深邃的墨影，沉默地矗立在群山怀抱之中。竹影摇曳，如同一个巨大而静默的魂灵，在夜色里轻轻晃动，仿佛向人作着无声的告别。风过竹林，那永恒的沙沙声依旧在身后低回，像是天地间最古老悠长的歌谣。

归途上，想起老者白日里关于竹之“有用”的笃信之言。竹固有用，幼笋可食，壮竹为材，老竹亦可付之一炬。然我独坐终日，似乎并未探得竹之“大用”，不过看光影移转，听鸟鸣叶落，感四时之气，发些无端之思罢了。转念又想，古人如东坡居士，被贬黄州，于东坡荒地之上，手植青松翠竹，自号“东坡居士”。他赏竹、画竹、咏竹，亦未必全为竹之“有用”，不过借其劲节虚心，寄寓胸中一段磊落不平之气罢了。

归至寓所，推窗远眺，夜色中竹海的轮廓已然模糊，隐入更广大的山影之中。惟余一片深沉的黑，与天上几点疏星默然相对。竹海沉入了梦乡，我亦将归于枕席。然而日间竹影之婆娑，老者言语之平实，夜露之清寒，以及心头那挥之不去的关于“有用”“无用”的思虑，皆如竹叶上未晞的夜露，悄然渗入思绪的土壤深处。

竹海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荣枯有时，新陈交替。它们只管生长，只管在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只管承接日光与月华，雨露与风霜。至于其“有用”与否，于竹何干？于人又何干？不过如我辈闲坐终日，看山看竹，听风听鸟，说些无关紧要的闲话，想些无补于事的念头罢了。